

哲学的骗子 与 骗子的哲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不仅抬出几个“学者”、“教授”头衔的无耻文人来吓唬人，也搜罗了一些冒充工农兵学理论的“先进人物”来欺骗人。我省江山县那个披着“农民哲学家”外衣的骗子，就是其中一个卑鄙的角色。这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窍不通的江湖骗子，就是“四人帮”反革命谬论的狂热吹鼓手。通过这个骗子的胡言乱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看“四人帮”的所谓“哲学”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这个哲学骗子是窃取贫下中农学哲学的成果，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扶植下发迹的。一九五九年勤俭大队共青团支部和贫协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时，这个骗子根本不在这个大队，后来却被吹嘘为“勤俭大队第一个学哲学小组的组长”，是“贫下中农学哲学的带头人”。一九七〇年，“四人帮”御用工具《唐晓文》的头目窜到勤俭大队，他对贫下中农学哲学的成果不感兴趣，而对这个哲学骗子大为赞赏；并于当年九月背着党中央，把这个哲学骗子召到北京，以“汇报”为名，作了十多场黑报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个哲学骗子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抛出鼓吹反动天才观的黑文，为林彪反

党集团张目。林彪自我爆炸后，广大干部、群众起来揭露他的反动罪行，由于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庇护，致使他滑了过去。一九七一年，“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还虚设了一个这个骗子在作辅导报告的场面，拍成巨幅照片，塞进“广交会”展出；后来，又神乎其神地把这个骗子吹捧为“中国农民哲学家”，一时鼓噪于国内外。为此，这个哲学骗子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感恩戴德，凭着他的反革命能量，紧紧地围着黑主子的指挥棒，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四人帮”另搞一套的时候，“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唐晓文》和“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或者派人与其单线联系，面授机宜，或者将其召到北京秘密策划，进行“交底”。尤其是在“四人帮”抛出反革命政治纲领后，这个哲学骗子按照其主子的旨意，打着“学哲学”的旗号，连篇累牍地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抛出了《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党内资产阶级确实有，走资派还在走》、《拆穿折中主义的把戏》、《“论总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背叛》、《哲学是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武器》等毒汁四溅的反党黑文，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涂上一层层哲学油彩。

这个哲学骗子披着“农民哲学家”的外衣，打着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旗号，用唯心论和诡辩论冒充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处招摇撞骗，以售其奸。他的种种谬论，流毒全省，祸及全国，具有颇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和疯狂性。他的这套骗子哲学的特征，就是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诡辩，突出地表现在下面这些方面：

第一，打着“一分为二”的旗号大搞诡辩论。这个哲学

骗子把“一分为二”这个人类伟大的认识工具歪曲为一种“单纯证明的工具”，胡说“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是对立统一规律决定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共产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是毫不奇怪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共产党也是一分为二的，资产阶级在党内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看不见的，而是看得见的”。这个骗子手中无真理，又找不出任何事实来证明“四人帮”的谬论，就只好使出极其荒唐的推论法，竟然从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阶级关系”，推论出党内的关系也“是阶级关系，是压迫被压迫、剥削被剥削、统治被统治的关系”这个荒谬的结论来。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个哲学骗子宣扬唯心主义诡辩论，硬要用他头脑中固有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套出个资产阶级来，为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

第二，打着“事物发展变化”的旗号大搞循环论。这个哲学骗子把“事物发展变化”的哲学原理，歪曲为脱离客观实际，说变就变的“变术”，在“变”字上大做文章，胡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在变，共产党也在变，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就是“阶级关系新变动”变来的。他从形而上学的循环论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必然要回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仍然要被资产阶级统治所代替，共产党从反动派手中夺得的政权，仍然要回到反动派手中。从这个循环论出发，他得出了“翻身必忘本，掌权必变修”的结论。胡说老干部“相当大的多数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翻了身，得了土地改革的好处，得了合作化的好处，达到目的了，不想革命了，

不想前进了，有的变成了走资派”。他还吓唬人说：“这三种人掌了权”，成了“既得利益者”，“非搞修正主义不可”，“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一定要变”。甚至胡说：“一个生产队长管一百多亩土地，和过去地主一样，也会变成走资派。”这个哲学骗子贩卖的这套形而上学的循环论，说穿了，就是喊出了一切剥削阶级未敢喊出来的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变天论”。

第三，打着“新陈代谢”和“斗争哲学”的旗号，大搞绝对论。这个哲学骗子把“新陈代谢”这个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歪曲为可以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随意肯定或者否定的东西。他打着“维护新生事物”的招牌，以“新生力量的化身”自居，在“新陈代谢”的口号下，大搞否定一切。他的恶劣手法，就是抓住新生事物存在的旧痕迹，无限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而把它当做“旧事物”加以铲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明明是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而这个哲学骗子却把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绝对对立起来，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种田人不能以种田为本，要管上层建筑”，“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物质多了，变修正主义很容易”，“你卫星上天，红旗会落地”。

这个哲学骗子还把“斗争哲学”歪曲成离开矛盾的同一体性，离开矛盾的不同性质，可以随意挥舞的棍棒。他抽掉无产阶级哲学的阶级性，阉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革命灵魂，鼓吹什么“斗就是政策，斗就是一切，斗就是大方向”。他公开扬言：“我是姓斗的”，是“一头好斗的牛”，“矛头向上最合理”，“敢与各级领导斗”；他自诩

为李逵，把党委说成“忠义堂”，恶狠狠地叫嚷“我李逵要大闹忠义堂”。在一片“斗，斗，斗”的叫喊声中，这个哲学骗子蓄意颠倒敌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不同的斗争形式，大搞怀疑一切，斗倒一切，把广大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当作“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咒骂那些革命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座山雕”、“周剥皮”、“吸血鬼”、“蛀米虫”、“贪官污吏”，统统要“斗”，不仅要把他们“赶下台，回家抱小孩”，而且“非开除他几个不可，非关他几个不可”。他到一处，斗一处，乱一处，浙江人民确实深受其害，深受其苦。这一切都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哲学骗子所谓“斗争哲学”，完全是捣乱哲学，棍棒哲学，是假左真右的机会主义哲学。

这个哲学骗子不仅政治上反动，灵魂深处也极其肮脏，是一个浑身发出铜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长期来，他水上浮萍不扎根，东游西荡不劳动，吃喝玩乐搞妇女，花天酒地过日子。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三年时间总共参加劳动只有六十来天，每年却享受大队固定补贴工分三千五百分，外出开会误工补贴的钱全部进腰包。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手中职权，采取卑鄙手段，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大量侵吞集体财产。他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奸污民妻，逼死社员，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贫下中农说他活象旧社会的“南霸天”。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哲学骗子也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靠玩弄骗术谋害别人的骗子，到头来，自己设下

骗局，反过来害了自己，哲学骗子的下场就是如此。他的那套骗子哲学，反映了反动没落阶级的世界观，是同“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体系，彻底批判“四人帮”和这个哲学骗子所散布的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诡辩术，拨乱反正，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目 录

是客观规律还是主观臆造	(1)
“精神万能论”是什么货色	(6)
骗子的唯我哲学	(10)
辩证法决不是循环论	(16)
两点论绝不是一点论	(20)
斗争哲学与棍棒哲学	(25)
“乱”与“治”	(28)
新旧事物不容混淆	(33)
种田人就是要以“种田为本”	(40)
要不要在秤锤上面比高低	(46)

历史决不是赌场	(51)
“算命先生”的“算道”	(54)
骗子和无赖	(58)
骗子与李逵	(62)
后 记	

是客观规律还是主观臆造

我省那个披着“农民哲学家”外衣的哲学骗子，在疯狂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过程中，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势，教训人们说：“资产阶级在党内，不是一句抽象的话，而是客观存在的”，“要搞清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在党内，是客观规律”。他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老干部“相当大的多数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这不仅是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社会现象，而且是完全看得见的”。在这里，他左一个“客观存在”，右一个“客观规律”，说得有板有眼，好象他所鼓吹的“四人帮”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真的是“客观存在”、“客观规律”的反映。然而我们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对他的这套谬论稍作剖析，把它拿到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下面照一照，是“秕糠”还是“金谷”？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共产党内究竟能不能产生出一个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集团，只能阶级内部产生政党，不能从政党内部产生阶级。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我们党和国家的最

高权力是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党内不可能产生出一个资产阶级来。说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又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现在处于各级领导岗位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来的，但这恰恰是我们这些老干部的光荣，老干部的骄傲。我们知道，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入党时虽然带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下，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有一些人也还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民主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走资派，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只是极少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按照这个哲学骗子所谓“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谬论，我国的民主革命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建立的国家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岂不是根本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

路？我们的军队岂不是也成了资产阶级的军队？我们的党岂不是历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党，现在又成了苏修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党吗？这真是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天天讲规律，但我们所讲的规律，指的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的显著特征。列宁曾经说过，“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页）斯大林也指出：规律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这就是说，规律总是客观的，事物的规律性，总是由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及其依赖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它始终支配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认识它也好，不认识它也好，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起作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莫不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变化着的。人类社会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人的意识在起作用，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言，其实，人的活动也总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人类绝不能超越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会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会出现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也是客观规律在党内起作用的结果。我们既不能人为地制造，又不能人为地消灭规律。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

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而这个哲学骗子却根本否认规律的这种客观性，极端横蛮地把主观臆造的“规律”强加于客观世界，强加给我们广大革命老干部。他先制造了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就用这个“模式”作为框子到处去套，套到谁的头上，谁就成了“走资派”。你县委书记不给“我”派小汽车，“就是不支持新生事物”，就是“走资派”，给套上了；你们天天讲抓生产，“抓生产就是压革命”，自然也是“标准”的“走资派”，又给套上了；此外，还有“不批木头”、“不准办药厂”的“走资派”等等。有了这么一大批庞大的“走资派”，不就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整体”了吗？这些人不都是“看得见”的吗？这就是他那个“规律论”的所谓全部“事实依据”。总之，这个哲学骗子从他的黑主子“四人帮”那里学会了一套张口即来，化无为有的本领，对任何事物，都可以先下结论，后找事实，先判刑，后定罪，证据可以伪造，罪名可以强加。只要是我的需要就是最充分的理由，只要是我讲的话就是“客观的规律”。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所谓“规律论”，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

事实上，这个哲学骗子的这套货色，也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恩格斯早就抨击过的“世界模式论”的翻版。早在一百多年前，革命导师恩格斯就痛斥过政治骗子杜林那种“原则在先，自然界在后”的“创造体系的思想”，指出杜林把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

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今天，这个哲学骗子所进行的不也就是这种杜林式的“创造”吗？所不同的，只是他把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改成了所谓“客观规律论”而已。

在哲学史上，承认不承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斗争的焦点之一。一切反动派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妄图让历史的车轮顺着他们的主观意志倒转。林彪一伙鼓吹过什么“头脑制造法则”之类的鬼话，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纲领服务；“四人帮”胡诌“民主派演变为走资派”是什么“必然规律”，目的也是为了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障碍。这个哲学骗子是“四人帮”精心豢养的一个反革命吹鼓手，他深知这套“规律论”的妙用，就必然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兜售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黑货。但是，任何违背科学规律的人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四人帮”和这个哲学骗子否认客观规律，违反客观规律，到头来，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精神万能论”是什么货色

所谓“精神万能论”，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主观决定一切的露骨说法，从来就是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四人帮”反党集团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极力鼓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胡说什么“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唱戏能唱出粮食来”。我省那个哲学骗子紧跟林彪、“四人帮”，更是活龙活现地把精神说成是古代神话中的“聚宝盆”和“摇钱树”那样，他到处胡诌什么“我们是吃精神原子弹的”，有了这种“精神原子弹”，“地若有环拎得起，天若有柄撑得起”，“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对于这种“精神万能论”，这个哲学骗子还冠之曰这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简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糟蹋得不成样子。

唯物主义历来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精神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精神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因为离开了物质，便没有精神；不通过实践，便没有认识。唱一出戏，粮食绝不会堆满仓；单凭主观精神、不遵照客观规律办事，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且注定要失败。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承认和重视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认识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客观，而是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但是，精神的这种反作用，始终是在客观决定主观的大前提下，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的决定作用决定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胡诌什么“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妄图打着“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幌子，来坚持“精神万能论”。这是枉费心机。因为这句话狗屁不通，自打耳光。既然精神是“万能”的，那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应该是对的，这才算“万能”；只有“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才对，这叫什么“万能”？再说，既然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的本原的决定作用，又怎么能说精神是“万能”呢？

实际上，“四人帮”和这个哲学骗子鼓吹的这套货色并不新鲜，略查来源，便知底细。叛徒、卖国贼林彪就认为“精神的力量可以代替物质的力量”，后来发展到提出所谓“倒过来”哲学：认识世界的时候是从客观到主观，改造世界的时候是从主观到客观。这就是说，当认识处于由物质变精神这个阶段的时候，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而当认识处于由精神变物质这个阶段的时候，事情便倒过来，精神成了第一性的，物质成了第二性的了。“四人帮”宣称的“在一定场合，在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理论”根据，也恰恰在这里。“四人帮”及哲学骗子鼓吹的“精神万能”，“认识——实践——再认识”，和林彪鼓

吹的谬论及“倒过来”哲学没有本质的不同。这就足以证明，“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不仅是政治上的同伙，在思想上也是一致的，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公式里的“实践”是虚设的，是幌子，他们直接了当的公式是“从认识到认识”，“从精神到精神”，“精神=存在”“感觉=一切”。然而，这都不是他们的“创造”和“发明”，都是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不过是贝克莱之流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翻版。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颠倒了的世界观”，“头足倒置”的哲学。请看，被“四人帮”一伙吹得神奥莫测的“精神万能”，却原来是被反动派早就鼓吹了的唯心主义黑货。在历史面前，“四人帮”一伙真是出尽了丑！

思想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四人帮”和这个哲学骗子在哲学上散布的谬论，都隐藏着他们政治上的祸心。他们所说的“精神”，并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群众。“四人帮”一伙从来也没有真正信奉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甚至恶毒攻击关于存在第一性、思想第二性的原则是“反动的形而上学”。他们鼓吹的“精神万能”，就是要人们把他们炮制的反革命谬论，当作至高无上的“精神”，一切服从这个“精神”，一切围绕这个“精神”转。批林批孔期间，“四人帮”搞了个“儒法斗争史”，把所谓“评法批儒”，说成是什么“创举”，还搞了所谓“十件新事”，强行推广。这个哲学骗子到处鼓吹研究“儒法斗争”如何如何重要，胡说什么“种田人要管上层建筑”，“要研究儒法斗争”，露骨地叫嚷：“研究儒法斗争史，威力比氢弹还大”。“四人帮”精心炮制的所谓通古今